

古今事文類聚

別集
世之卅二

尾

~~99
68~~

道通文庫
文庫 6
28
68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禍福 樂禍 嫁禍

羣書要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係天道福善禍淫湯誥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報之以禍家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家語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孟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老子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襄十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三世有無望之福又

有無望之禍春申君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枚乘傳福不盈此

禍溢于世班固震震乎市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茶未嘗擇

善劉禹錫天論禍是自求禍也孟子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

常禍傷於寵也王符論網羅未解縱羽翮而何施柳文夫獸深

居而簡出鳥俛而喙仰而四顧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

再文福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禮記九五福一曰壽一曰

富二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洪範自求多福大明降

福穰穰降福簡簡執兢福祿如茨瞻落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

福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晉語中外稊福相如傳

嘉研隱西漢禮樂志邵盛意因才取禍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

於巖穴靜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者其皮為之災也莊

子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莊

子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燼淮南子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

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金樓子蒼鷹鷂而受縲

鸚鵡慧而入籠張華賦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文粹勇

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淮陰傳凡物之生不願為材

犧尊青黃乃木之災韓文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研於人

皆物之病也坡文因言取禍惟口起羞書禦入以口給屢憎於

人語多言多敗口是禍之門也家語傷入之言深於矛戟荀子

言輕則招憂揚子口語致罪漢書

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坡陷身泥溝問誰復稟旨揮韓

失身陷危機坡世路迫窄多穿機坡勸君休嗟恨未必不為福

文獻

杜因才取禍直木忌先伐芬蘭哀自焚杜龜以靈故焦雉以文
故殿山谷

古今事實

始凶終吉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列子

困乃為福

勾踐之困於會稽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

囚羸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宮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史越世家

失馬得馬

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臂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淮南子

福過災生

庾亮曰小人祿薄福過災生

包藏禍心以下係禍

趙孟曰楚使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

包藏禍心以圖之

腐鼠致禍見鳶門

怨府禍梯

史記趙武靈王時公子章欲作亂李兌謂相國肥義曰子胡不稱疾傳政毋為怨府毋為禍梯

不禮致禍

晉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以此憾之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帝既昭酷會遂害之

貧賤遭亂

裴寂謂劉文静曰貧賤如此復逢離亂隋紀

以勇死以智困以下係因才致禍

子路以勇死淮南子晁錯以智死桓譚傳

以後死以辯亡

鄼舒以後死鄼析以辯亡唐元載傳

料事見忌

楊修有後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恠其速康之知狀忌修後因事殺之

直言被害以下係因言致禍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晉二郤害伯宗成十五

救罪遭刑

李陵降匈奴上問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上以遷誣罔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言致禍

張敞掾絮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故聞舜語收繫獄死

誹謗遭誅

孔融以對孫權使有誹謗之言坐棄巾東漢

驕慢被殺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異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醉語欲殺

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鈎於簾三左右白其毋奔救得止

歸咎二臣以下係嫁禍

季氏將代顛更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距心辭責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 公孫丑下

無功嫁禍

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 通鑑

借以報仇

楚殺伍奢其子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 左昭二十

嫁禍於人

秦王年少太后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嫪毐事宮中后乃陰賜去腐者詐論之遂侍太后私通 呂不韋傳

嫁禍於趙

趙豹曰韓氏所以不入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 趙世家

推惡利己

七國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已居守 漢景紀

樂禍 以下係樂禍

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曰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 左莊二十

幸災

秦王乞糶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背施幸災民所棄也 左僖十四

樂人之禍

王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捉殺之宏臨命詭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後漢王允傳

乘人之弊

周伯仁好乘人之弊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陸龜蒙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邵棄為椶官蒸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同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何如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

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此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出規

元結

元子問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饑寒愛冰水而已不數月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有不至者及二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處得金玉者皆孳孳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大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土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

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
與氣借絕汝若思爲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顯顯之機如
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
得筋骨戴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爲戒乎

唐中宗贊

歐陽永叔

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爲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
凶者有矣爲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
人之慮遂以爲天道難知爲善未必福而爲惡未必禍也

古詩

顏跖

歐陽永叔

顏回飲瓢水陋巷卧曲肱盜跖厭人肝九州恣橫行回仁而短

命。跖壽。夙免兵。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夙朽化
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其刀刑。思其生得所。豹犬飽。莫腥。顏子
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夙也。至今在光
輝。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間。較量難重輕。
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避禍

防患 思患

羣書要語 括囊無咎 坤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孟 孫 全身遠害 君

子陽陽 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書序 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 文十七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楊子 雲中白鶴非鷓鴣之網所能羅矣
魏邴原傳

詩句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歐黃雀死彈丸厥罪在啄粟非翠不近人何為亦窮辱臨川

古今事實

隱語逃難

楚子伐蕭王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蕭大夫與司馬卯言呼申叔展皆楚大夫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日無二物所以禦濕麴無社逃泥水中無社河魚腹疾奈何叔展曰無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藥將病曰目於皆廢井也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須哭乃應以為信明白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見幾先去

范蠡與勾踐既滅吳為書辭王乘舟浮海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譏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

鼓篋乞食

伍子胥載囊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于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篋乞食於吳市范曄傳

布匿廣柳

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陽周氏遇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喪車也醴酒不設

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亡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逃矣醴酒不設王之意忘不夫楚人將鉗我於市

贏而避寇

漢陳平自楚間行杖屨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解衣贏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

融藏張儉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刑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于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寃也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

儉得脫走遂并收張融送獄一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其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後竟坐褒焉

避難復壁

後漢趙岐字邠卿為京兆郡曹曄中常侍康衡兄琦為虎牙都尉郡人以進不由德輕侮之岐又數為貶議琦後為京兆尹果盡殺岐家屬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察岐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於複壁中數年作克屯歌二十三章諸康既滅囚赦乃免

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後漢書

後漢任文公曉天官風星秘要為司空掾平帝即征稱疾歸家
王莽篡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
日數十倒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
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

詐死避禍

杜根和熹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大
后大怒根囊盛糶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
載出城外根詐死三日日中生蛆因逃竄及鄧氏誅根方歸徵
拜待御史

畏劉輿臆

范陽王虓鎮鄴以劉輿為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兵之或
曰輿猶臆也近則汚人劉琨傳

散黨避禍

范滂以鈞黨坐繫獄後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
同囚鄉人殷陶黃穆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謂陶曰今子相隨
是重吾禍也遂遣還鄉里本傳

稱佳避禍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
佳其婦諫之曰人皆疑問君一皆言佳豈恣君之意乎徽曰如
君言亦復佳世說

詐醉免禍

晉王允之字景猷，摠角從伯敦謂無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鳳王敦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茵，並污鳳。出敦果，照視，且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為廷尉，允之還都，定省以敦鳳謀議，曰舒與王導俱故明帝。

思歸免禍

晉張翰字季鷹，吳人。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去，不告家人。齊主問辟為大司馬掾，同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理於時。予善以明防前，以智

慶後榮執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回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人貴其曠卒。

娶宦官女 見婚姻門

用宦官喪 見吊喪門

野服免禍

裴度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本傳

闔戶避謗

陸贄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本傳

買田自污

垂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了晉公逐來公也垂崖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私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污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防患不早以下係防患

莊辛謂楚襄王曰見兔而顧天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戰國策

危言自恐

漢息夫躬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略云玄靈決辭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矧若浮焱動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棲兮發忠忘身自統罔兮冤頸折翼容得往兮涕泣流兮汎瀾心拘結兮傷肝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秋風為我陰行雲為我陰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檻其項遊曠迥兮反亡期雄失據兮世我思後數年誅如其言

人為之危

唐嚴武為劍南節度頗放肆章彝為判官因小忿殺之房瑄故相又嘗薦武後為巡內刺史武倨慢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蜀道難為虎與杜危之也

出入防患

李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傘
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砌地
墻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伏兵弭變

向敏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興駕幸澶淵密詔盡付西鄙得
便宜從事會邦人大讎有告禁卒欲倚讎為亂者密使麾兵披
甲木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宿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
知者命讎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堦公振袂一揮伏卒
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勦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
張樂宴飲賓從股慄歸田錄

無忘轎車以下係思患

管仲將兵遮首道射威公中鈞後魯桓楛管仲而送於齊齊以
為相謂威公曰願君無忘射鈞臣無忘轎車

不忘巾車

馮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
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薑薑豆粥漂
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
小臣不忘巾車之恩○光武獲異於巾車故云巾車卿名也

無忘創業

唐莊宗患官中暑濕不可居遣官死使王允平營樓郭崇韜曰
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
默然終遣允平起樓臺

古今文集

雜著

諷詐

王藹文粹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醜人之所耻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醜誠可耻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醜為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醜。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律詩

贈李鍾鐔自維揚避亂東入中山 杜荀鶴

君行君文天合知。見君如此我作悲。祗殘三日兵戈後。纔到孤村雨雪時。着時木裳難辦洗。旋求糧食莫從炊。地爐不暖柴枝濕。猶把蒙求授小兒。

雜著 以下係所患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害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否。回舉國遭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蔡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齷。敵存禍滅。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三十一

十四

後書堂

德病兄壽於莊死暴縱然不戒匪愚何辜我作戒詩思者無答

鹿門隱書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
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
善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作春秋紀災異近乎性言荒貢之勇
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
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折恠
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撼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
凶以召災極暴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鈞伸鐵撫梁易柱
手格熊羆走及虎兇方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有力而虛物貪
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用紙而忘政愛教距而過賢者

寒泥竊寶子頑通毋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
豕民為邦域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
啟乘龍周穆燕理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
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次祠
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
易容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惟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惟
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
也亂者不在於社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
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說

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森成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予
無敢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覆之以繩凭杖
歛躬踞蹻而迎視藐然若將隊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
是檢身遠害之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予實好古者歷考
其跡於傳記雖夏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
故作銘于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室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冰朽
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休未據存而懼亡係於苞桑諸
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
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庶
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慎予守切比老彭式介眉壽

保身說

司馬君實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
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
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滅否人物激濁揚清
發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
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由屠蟠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律詩

仁者難逢

無傷

邵堯夫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切勿恃何妨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厚語
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能求
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解紛

羣書要語解其紛老子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孟子

詩曰酒酣舞長劍倉平解漢紛太白多言雖數窮微中或排難坡不忍其危韓

古今事實

解駮贖罪

越石父賢在縲紲間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駮贖之入為上客

魯仲連游趙聞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王欲

趙尊秦為帝仲連見新垣衍言秦稱帝之害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不受平原乃置酒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以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為鄰解紛

蒯通曰里婦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婦所善里母曰我今令而家返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

以言免刑

韓信坐法當斬信乃仰視殿上曰不欲就天下何為斬壯士

滕公奇其言世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以為治粟都尉

以貌免刑

張蒼坐法當斬解衣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恠其美士乃言沛公救勿斬後以為代相遷為計相全上

撫爭解紛

謝安為王國寶所讒孝武召桓伊飲讌安侍坐伊撫琴而歌恣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安淚下露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同上

執法解怒

權善才范懷義俱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至死曰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盃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舞雩臣不敢奉詔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

請察謗毀

議者言韓滉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滉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令滉歸覲

百口保之

杜兼誣奏李藩於張建封之薨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使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出詔示藩藩神色不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謹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召藩詣長安望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即日授秘書郎

通鑑

除官解怨

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杜崇嘗謂宗閔曰崇有二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崇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嫌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問曰更思其次崇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德

裕驚喜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 唐文守

古今文集

雜著

上疏為西賢辨謗

歐陽永叔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能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切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害善且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

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杜衍為入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真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圓議事則公言廷議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文所謂恕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陛下開天章閣名而賜坐授以紙筆使條其事病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有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蒙陛下

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陛下聖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一終

事類彙編別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淡齋古今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一
建安祝穆和父編
金陵唐富春子和刊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一

建安祝穆和父編

金陵唐富春子和刊

人事部

施恩 報恩

羣書要語積而能散曲禮分散者人之施也儒行分人以財謂之惠勝上愛施者仁之端史記樂分施而耻積藏荀大略報恩無德不報抑詩情為恩使命緣義輕朱暉傳施報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曲禮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僖二十四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孟子惡聲至必反之同上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

常敬之同上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莊子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莊子

詩句意重泰山輕李白傾家共入費劉長卿不辭毛粟施行自

丘山積坡仰荷天地德坡**報恩**恨無隋侯珠以酬荆文璧選廬

子諒定是酬恩日今朝覺命輕王種人情貴往還不報生禍根

坡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美人贈我金錯刀何

以報之英瓊瑤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並張平子四愁

古今事實

焚券市恩

馮驩貧乏為孟嘗君客為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吾家寡有者市之驩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皆稱萬歲

問何市而返驩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藏盈集惟欠義耳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為之喜語林

散財與貧

范蠡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散與貧疏兄弟

散金宗族見致仕及宗族門

貧而好施

原結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務起人之急租俸分給

梁商常曰多藏厚已為子孫累每租奉則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餓者輒於簞頭以牛車致米塩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其姓名漢記

與米一困見米門

家溫濟饑

張儉資計差溫初百姓饑荒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殖財能施

後漢馬援扶風茂陵人轉游隴漢間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貨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敢盡以盼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乞人填門

後漢尚書令符稚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

日富後日貧取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樂

臨終焚券

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赦竟不受晉陽秋

投瓜報瓊以下係報恩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死而結草

晉魏顛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妾疾篤曰必以為殉及卒顛嫁之

日疾病則亂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同
躡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
命，子是以報。左宣十五

餓人報德

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
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去家近，請
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真諸橐，以與。既而與為公介
申士也。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
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宣二

盜馬報恩

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欲法之

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
酒而赦之。後秦擊晉，三百人求從，公為晉軍所圍，皆推鋒爭死，
遂脫繆公。反生得晉惠公。史記

退舍以報

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僖二十六

蛇珠雀環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啣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
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一名明月珠。搜神記 後漢楊寶九
歲見一黃雀為鷓鴣梟所搏，墜地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
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人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
子孫繫白位登。三公當如此數矣。續齊諧記

羊羨報德

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馬羊羨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楚是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一人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食舖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急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盃羊羨亡國以一壺食得一人戰國策

絕纓報德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已飲不絕纓者不懼羣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二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惟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

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頸血滿敵矣遂平晉

報復有恩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解劍報德

楚欲殺伍胥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撐舡知伍胥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千金以予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胥後每食必祝之曰祝江上丈人

以國士報

豫讓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戰國策

一飯必報

范睢一飯之德必償本傳

徧報有德

蘇秦之燕貸白金為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白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一人尤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亡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固望子深是以後子

五錢有報

漢蕭何為沛主吏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豨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即位何為丞相封鄼侯食邑八千戶乃益封二千戶以賞豨咸陽時何送我獨

錢二也

報漂母恩

韓信從下鄉南留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薦食信往不為具食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毋毋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厚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厚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本傳

盜妾報恩

爰盎為吳相時有從吏嘗盜爰盎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

人有生於從吏言君知爾與待者通乃亡歸益驅自追遂以待者
賜之復為從吏及爰益使吳見守從吏適為校司馬中夜引益
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益謝而去

魚報雙珠

漢武帝遊昆明池見大魚鰕鉤取而放之間二百帝復遊池濱
得明月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乎三秦記

受恩報子

陶侃傳初范逵過侃逵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後侃都督江
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珣為湘東太守凡
微時所荷一殮咸報

執炙報恩見飲酒門

古今文集

古詩

結襪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鈔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
擲輕鴻毛

感恩負恩

羣書要語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隰桑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襄七
所謂生死而骨肉也襄十二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莊子決
肌膚而藏骨髓前禮樂志自頂至踵功歸造化任彥仲彈文肝
腦塗地不足塞責陳子昂興哀於無用之地施德於不報之所

乾薦稱之墨已弯射羿之弓歐集

詩句寸心銘佩牢杜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綿袍臨川負恩咫尺
炎涼變四時出君焦灼君詐知韋應物

古今事實

背之不祥

武涉說韓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言不聽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背之不祥

造門謝恩

何武每奏事京師戴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

閉糴負恩

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左傳十五

負漢大恩

王莽使安陽舜見太后后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無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通鑑漢明紀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人臣盡私恩則盡公義

秦少游

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爲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爲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可深咎也愚切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矣諫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負友之人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大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卓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

所以誅希漢所以屬平者也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爲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系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皆知其冤矣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進耶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愚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議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

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菽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詩話

追感舊恩

馬京當世少嘗薄遊為衛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關中王方師滑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近來恩

報讎言

快讎言

羣書要語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禮記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何曰不為魁矣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禮記謂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之仇避諸海外兄弟之讎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仇不同國之讎視兄弟交友之讎視從父兄弟地官

詩句

雪耻訓百王除兇報千古唐太宗挺身艱難際張自視冠

讎杜

朝思除國讎暮思除國讎孟

古今事實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三十一

九

復九世讐

齊襄公享平周紀侯僭之襄公將復讐于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雖百代可也

吞炭報讐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讓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之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子不為報仇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讐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土遇我我故國土報之今日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仇之意雖死不

恨襄子大義之標衣與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可以下報智伯遂伏劍自殺

報東門役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隱五

不忘父讐

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三年乃報越定十四

嘗膽報仇

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臥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也史記越王念欲復怨夏則握冰寒則抱冰吳越春秋卧薪嘗膽以

事文類聚卷之三十一
雪未椒之耻坡文

鞭尸報讐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護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殺奢及其子伍尚次子伍員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至郢楚昭王出奔于胥即伍員也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固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

報刑足仇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二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涓倍

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宿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弓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到曰遂成豎子之名

報亡讐讐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執張儀女掠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若咎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若城

為韓報仇

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與客狙擊秦皇

誤中副車秦皇怒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殺子玉而喜以下係快報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殺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

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闕况國相乎及楚

殺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宣十二

被誅人喜

王甫父子應時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其係父母之讐耳

火性燃臍

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

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吏為火性置草臍中燃之光明達曙

如是積日漢獻紀

人啖其肉

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俊臣仇家爭啖俊臣之肉斯須而盡

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踏成泥士民皆相賀于路曰今夕眠者

始貼席矣唐武紀

罷官相賀

吐突承瓘首唱用兵疲弊天下上罷承瓘中尉降為軍器使中

外相賀

以襪塞口見襪門

貶官人賀

貶皇用鑄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唐穆紀

古今文集

雜著

復讐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值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

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仇也此百姓之相仇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仇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生曰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同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讎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

之則經無失其旨矣

戊午謹議序

朱元晦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如之也。以爲不如是。則以無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曰。復仇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誓。非若庶民五世

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比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日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請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粹官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

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徇于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仇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仇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處土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

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眾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廩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眾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眾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昧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眾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

入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頹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不復能斬伐鎖鑰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墜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南北再離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仇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憤嘆因讀魏元履所以叙次戊午讜議為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縣梗如此以發明元履也為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取與則猶足以禪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之所敢望也

論豫讓真義士

見豪俠門

胡明仲

別集卷之三十一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報怨

不修舊怨

不忘舊怨

羣書要語

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表記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

曰何以報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憲問

報怨過直

西漢地理志直當也

詩句希怨

猶逢怨多容竟性強

柳

怨句寫餘恨

坡德怨聊相贖

古今事實

范睢報賈

事類彙編

卷之三十一

德壽堂梓

魏相魏齊答擊范睢睢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范睢得出遂相
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睢死矣魏聞秦祖東伐韓魏魏
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
之而驚之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為入庸賃須賈哀之留與坐
飲食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睢曰主人翁願為君
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
相府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
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入謝
罪范睢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故釋公入言之昭王罷歸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
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坐豆其前令兩鵝徒夾而馬食

之又曰范睢眦睢之怨必報本傳

封羨頡侯

漢高祖怨丘嫂之轅釜封其子為羨頡侯楚元王傳

假公報私

晁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袁盎受吳王財物言吳楚不反抵罪
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盎盎恐夜見實與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
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
吳楚三國復其故地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召錯斬東
市

斬醉尉

漢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南山

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入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
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
何武帝召廣為右北平郡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
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朕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死免
冠徒既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
盛使又甚便

富貴快意

樂布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入也富貴
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常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與諸君絕

元朔中徐偃言齊王有淫泆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

弟賓客散五百金子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
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
之門乃使人告王與姊奸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
主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
葬焉上聞以車為長者本傳

馬援報隗

馬援上書曰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而
不能為人患臣所耻也願詣行在所陳滅隗計

外寬內忌

晉何曾位太宰性華侈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以銅鈎散紉車
瑩牛蹄角受曾辟享為祿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

遂應辟曾因小事加享杖罰外寬內忌如此

言輕召怨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眾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
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漢獻紀周顛曰今
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王導甚銜之顛為王敦所害傳

孫秀報怨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
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岳又文德為琅琊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蹶路不以入遇之
後收石崇及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鄉
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

同所歸乃成其讖世說

發摘郡事

王右軍素輕藍田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
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吊連日不果後詣
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嫌隙大構後藍田
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請朝廷求分會稽為
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使從事數其在郡
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積憤致絕

報富吏

蔡沈瑀為餘姚令始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別瑀怒悉令着芒
屨粗布待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撻瑀微時嘗至餘姚羣虎

器為當吏所辱故報之

不平宿憾

張廷賞與李晟有夙憾及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和解因為子求婚廷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之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内含怒今未許婚曩未志也 本傳

含怒欲殺

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街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劔鈞于簾上左右白其母救得止 本傳

合謀報怨

楊炎子吏部侍郎劉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遷

坐貶及炎執政街宿怒將為載執執執遂罷晏貶忠州刺史炎必欲博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為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薦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為冤

多修舊怨

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 唐憲紀通鑑 薛逢與劉瑒相善瑒詞藝不逮逢每侮之後瑒作相逢為郎官有薦薛逢知制誥者瑒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出逢為巴州刺史 又見同牛門

小怨必報

李訓鄭注平生絲髮恩怨無不報者 唐文宗紀

恩怨皆報

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公曰吾素子姓名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有黃誥及袍笏之類公置酒開懷曰朱炳秀才安乎頃最相愛為吾召來一如魚禮他日又曰羌帖秀才何在最相鄙薄君子不念舊惡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帖至忽有吏數人執帖云羌帖謀反罪當處斬帖大呼曰韓魚召我來受害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帖來曰相公生殺在已帖昔日同場屋閑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公曰吾為子飯僧誦佛書可乎帖曰得君之命而已公不久果死青瑣

見幾避怨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置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直亮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出鎮河陽普之罪甚危賴以動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因史報怨

富鄭公與韓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富公守某州曾直為尉父不之任在路遽延富有所聞大怒及到遂不與交代後幕幹勸之方肯及魯直在史館修韓魏公傳使入問富魯

韓喪否知其不自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造成案底後人雖修去喪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魯直也可謂乖但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朱子語錄

不念舊惡 以下係不報舊怨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廉藺交驩 見同列和門

竊灌楚瓜 見瓜門

不報獄吏

漢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漢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

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寇賈交驩 見同列和門

不恤私怨

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當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入是妄加入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請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辯恭公時世固不以爲過至清獻之言聞者尤歎服云石林燕語

不念前辱

孫文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

李昭言戲之云似君人物來試京師有幾文懿以弟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得束修之物持歸為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贈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聞見錄

不怨臺劾

文潞公以天尉留守西京唐介叅政之子義問為轉運判官文潞公謂曰仁宗朝先叅政為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潭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叅政通判潭州尋至太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為深聞見錄

不忘舊恩

陳希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第書判官事更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云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後九日獨不預府宴登真興寺閣詩云憶弟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又詩案云任鳳翔府僉判為中元節不過府廳罰銅八斤亦公弼按也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弼必塗墨改定數往及至為公弼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則漢武帝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

荆棘丘墟壙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不足持於久長而況於
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
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其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
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
不寫一字亟命刻之石詩話

恨不見知 見不見知門

古今文集

雜著

作詩快怨

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許一人之貶元衡為相時也禹
錫為靖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

然朱語錄

陰報

善報 惡報
冥數

羣書要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辭一年種之以

穀十年樹之以禾百年來之以德史記

詩句側聽飛中使重榮萃德門杜從公樂萬壽餘慶及兒孫韓

古今事實

斷蛇獲報見蛇門

活千人必封

前漢王翁孺傳活千人其子孫必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

興乎

于公高門

于定國父于公為縣獄吏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間門壞父老方
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間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
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

其後必興

鄧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陰德獨知

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仁心所感羣犬生子交共
相乳或謂士謙子多陰德答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
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還寶帶護報

白中令應舉屢不第請胡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
一婦人以新紫帕封在閣中女奴力勸置于門闌車馬駢集婦
人女奴相失怕在闌旁公為守衛至日晏其主竟不至忽婦人
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寶帶今復遺失夫不免極刑
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胡蘆生曰秀才近有
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芝田錄

還玉帶獲報見相門

義將獲報見玉門

啣珠報德見雀門

其後必昌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貫鏹鉅萬城中居

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又隆冬苦寒，蠲舍紙，盈月屯田。君晚得一子，即侍郎公紆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侍郎有五子，長曰彌中，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塵史

殺降無後 以下係惡報

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侯也。本傳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而已。其殺霸陵尉，亦不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正不侯而已耶？至陵身臣

虜庭而李氏夷滅其報豈不顯哉塵史

客舍之報

秦孝公卒，太子立，太子慶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夫，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僦屋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為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如此。

當食萬羊 見羊門以下係冥數

預知死日

見死門垂岸遺象注

預知科名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應舉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筆談

預知大魁

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兆或戲之曰今歲狀元何姓答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問曰亦知其名字乃舉衣裾以示人後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遜齋閑覽

朱衣點頭

見校文門

出門應識

鄉人危叙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逢泥濘老嫗指示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看榜策末有名是歲果及第青箱雜記

洛陽牡丹

見牡丹門

成壞前定

至和二年成都人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壞其竹牀孝先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書云此床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壞有故子何償焉括異志

古今文集

雜著

陰德論

李德裕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纔及子顯顯為關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二十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冷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忽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於間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又有漢霍光決定太策既而顯微卿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為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馬在傳爵邑而已哉張

杜有後豈用法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三槐堂銘

蘇子瞻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中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息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人。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

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其子魏國文王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萬物於入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器。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

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	魏公之業	與槐俱萌	封植之勤
必世乃成	既相真宗	四方砥平	歸視其家
槐陰蒲庭	吾儕小人	朝不及及	相時射利
皇卹厥德	庶幾僥倖	不種而獲	不有君子
其何能國	三城之東	晉公所廬	鬱鬱三槐
惟德之待	嗚呼休哉		

張佛子傳

王拱辰

予少之時。聞都下有張佛子者。惜其未之見也。又慮好事者之偏辭也。逮予之戍御史。得聞下給事張亨者。始未之奇。明年於

直舍趙聞其徒相與語始知事乃張佛子之子予因詰其詳於
其事遂書其本末聞而驚且歎曰是其後必昌乎輒以事之言
紀其實以垂鑒將來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
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仲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洎長日襲
姓趙氏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鄰有郭榮者世爲右軍巡院吏趙
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符三年也慶
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應囚具必親沐至暑月尤數每
戒其徒曰人之麗干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恤
則罪者何所赴想耶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常爲其徒悔之
曰若區區爲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看法華經每有
重囚就戮則爲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私釋之

放其去乃祝之曰君無辜我願以身贖君也坐罪後遇恩赦旋
亦自免其囚獄有訛鞠者慶以至誠疏畫條令美言以喻之故
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
祐五年京師疫袁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向未殮也忽然而坐
不語衆覩以爲更生踰時遍體流汗遂甦困告其家屬曰我始
行一所穢汚所聚不覺身之在其間乃啟念欲得一清涼處忽
見一白衣端嚴修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爲而來急去急
去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尚未有嗣胡爲來此言
味終白衣人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出穢汚遂乃復甦袁氏自
念常事白衣觀音精虔必其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
趙佛子迺獲陰報也其後族人因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

始未因歸其姓張焉。慶年八十一。一夕無病而卒。袁氏更生之。明年生子。乃亨。亨生三日。有一道士者。馬於慶之門。慶因延入。不復詢其誰。何。既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乎。慶曰。今四十九歲。止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士曰。信乎。陰功未易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爾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乃去。慶止生是男。既長。記名於門下。後省。予以亨。乃得其實。於是知慶之後必大。皇祐六年。以宣徽出守太原。因用門下給使恩例。乃以亨之年。勞正諸朝廷。補授亨以三班。借職。今亨乃生六子。戒之曰。當今讀書無怠。乃誠旋顧爾考之餘。許當有所獲矣。至和元年六月。太原王拱辰撰。

書張佛子傳後

虞策

元祐末年。予罷給事中。蒙恩除龍圖閣待制。出守青社。有張洪者。因余校閱後圃。出宣徽所撰佛子文。予因詰洪曰。張佛子非爾族乎。洪曰。乃祖父也。曰。爾考非亨乎。洪曰。然。元祐二年。以左藏庫副使。終於家。所謂六子者。爾預之乎。曰。洪其長也。又詰其季。曰。鐸曰。鐸曰。鐸。三弟也。於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曰。鐸曰。鈞並預薦。開封。然後信宣徽王公為知人。崇寧元年。予自高陽詣闕。明年試戶部侍郎。辟洪為檢討文字官。是歲。洪之子公裕。公庠亦同登於霍端友榜。京師士大夫無不相傳為盛事。信乎。天之祐善人也。如影響之速。今洪又出宣徽所撰文。求予為後傳。因勉從其善。應之實。以成前事之美。云。張佛子。今贈左司禦率

府帥袁氏贈原德太君乃亨之贈也崇寧二年錢塘虞策書

論商鞅容舍之報以干係惡報 少穎

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反於已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舍容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嗚呼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困秦民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傳公季度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會盟而終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奔亡魏魏人以襲公子卬之故扼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遭車裂之禍即是以觀孟子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論二世為將 胡明仲

或謂李陵乃廣孫二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旌仗鉞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于今用之是何歟

論張湯宜無後 胡明仲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啻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為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為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百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逃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報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

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天宜貧宜無餘類也小遠緩不應則
 拍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偏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
 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
 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為明有賞幽有禍然後為善不必
 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何也天
 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為明有賞幽有禍然後
 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祚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
 而去就之也管見

柳勝傳

柳勝字平之郊金鄉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姓
 鳩毒而鼠貪苟可攫財雖親族比鄰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

素產書籍流布天下無問官族儒家皆置書板以資生理鄉有
 兩市相距僅一舍隔往來貿易惟人之便其印書傭工則有私
 約非納錢于眾不許輒以傭售此乃小民欲擅衣食之源其習
 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市可為龍斷以罔其利不憚身為市駟
 攘取鬻書之權一聽於已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彼市
 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
 行之未久適有征商其官殷述慶字去貧瑞芝鄉雲里人也
 貪酷之聲素著刻剝鄉隣正與勝等始至交篆勝往謁之一見
 首告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為表裏勝挾私
 以行科罰述慶假公以施敲朴鄉人嚴憚而心不以為便仍以
 書籍越境售之勝乃嗾鄉之惡少巡邏搜捕如犯私醜遭罰者

不知其幾備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銀甚豐
每遇休澣勝與述慶設燕對飲紐計所得鴻溝以分雖書板之
家惡其貧鄙不欲與競而諸傭工不堪其害怨讟之聲籍籍于
道於是群聚焚香而訴于廟之神通晝夜禮阿育王塔以詛以
呪者餘二百人未半載勝果以暴死死之日七竅流血如注不
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殂會無與主喪者吏遣人馳計報其家比
其反則尸虫出戶臭溢街巷適者掩鼻於時眾傭工相與鼓樂
歌舞于市以幸二貪之死雖古之燃臍褻口有不足以喻其快
也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
宿僕犬皆復甦僕良久蹶然起坐徧體汗流且告人曰吾適登
一所若世之官府兵衛森列有王者戴平未冠衣猩紅袍廟坐

殿上吏卒傳呼其嚴堵下有數夜叉鬼押一罪人至皆囚首械
繫每囚各有惡蛇六纏繞其身而噬之鬚鬣能認其一乃吾主
人翁其一即征官也吾見之不覺戰懼須臾引問二囚皆若隱
諱不實者後令綳榜捶撻痛楚之聲至不忍聞又勅左右取呪
詛者書來示一囚又取帖子一查則是記吾爲主人翁領錢數
而黑犬則常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爲証一囚乃伏拜殿上
若有呼者云柳勝殷述慶再押入地獄不以赦原永不輪迴
之數恍惚間夜叉鬼推吾及犬皆墮河水中及開目則此身乃
在卧榻上而黑犬亦嗚嗚然若有所訴者是後書帛復通融買
易如舊而傭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壽樟先生贊曰始吾讀書至殷人厥口詛呪特以爲然譬之辭

讀春秋至會盟之事特以爲要約之信耳殆至叔未凡有冤不能自伸者則質諸神而呪詛焉凶禍之報其應如響呼亦異矣余昔以貧故嘗効穆伯長所爲亦爲鄉貧者取錢一萬二千余素懦既性不喜訟且不敢呪詛又不能效昔人之報怨今觀柳勝之事適與余相類意者包藏禍心害人利己其必有宜報乎世之居鄉而不能如周處之去害居官而不能如吳隱之之酌泉敢於嗜利無耻者其亦知所警哉

真數有報論 係真數

李德裕

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無也欲入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真數昔衛十叶於沙丘爲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寢朝歌未

滅而周流丹鳥矣白帝尚在而漢豈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于兵革可也死于女室可也唯不道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名聖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于口吻沛然而安溢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披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諸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爲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請余曰君明年當

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眙洒然變色
隱者亦悔失言避席來去余徐問曰何為而事少主對曰君與
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
宗繼緒不入禁苑及凡丞御史有闕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
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若亟請居外
代公者受惠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
經入稔尋又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引鄴郡道士纒升簾
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岳前符節至矣
三者皆與言叶不差歲月自憲闡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
余執憲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為余言之豈禍
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銜冤歿世者多矣其報

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為茫昧余嘗論之仁
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磨了空喻
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賜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
耳悍強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
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渣
然則無能為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
可以超然出世升騰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為厲真報之事
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別集卷之三十二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54222